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二・子部・儒家類

新編顏子五卷	〔元〕李純仁輯	一
子思子七卷	〔清〕黃以周輯解	三五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四卷	簡朝亮撰	一一五
曾子注釋四卷叙錄一卷	〔清〕阮元撰	二五三
曾子家語六卷	〔清〕王定安輯	二九七
孟子外書四篇四卷	〔宋〕劉敞注	三七五
荀子考異一卷	〔宋〕錢佃撰	三八五
荀子評注三十二篇	〔清〕傅山撰	三九一
荀子微言一卷	〔清〕惠棟撰	四六三
荀子集解二十卷考證一卷	王先謙撰	四八五
孔叢子七卷釋文一卷	題〔漢〕孔鮒撰〔宋〕宋咸注	七〇三

新編顏子

〔元〕李純仁輯

據河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
五年沈一貫抄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一七毫米寬二九八毫米

江蘇詩徵
國朝名人
人皆讀之
至多矣
其小集

顏子立憲曾子三卷言子三克皆宋元
人纂輯潤州蔣氏藏書曾子看頁有識
語曰嘉隆二十五年八月一日一覽題蓋此局
吾之錄本也考明史沈周傳一貫先以時張
江陵不得還至江陵年乃以南京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時為萬曆三十二
年五十四年蔣相原以此書時已請相任故
窺中秘與第又其時沈周機務而未全秉國
鈞故尚有臨池一跋也此三子並弱唐國志輕
老均署錄其氏有自吾同時蓋當時尚有傳
本此後則亡觀其款式與自宋元刊本迥然

至可珍貴類為世四時遺墨或題衣襟古正信
信稱孤本必一務得乎戊午六月日得之奉都舊
家六月一日裝竟因書其端以識慶年上雲
羅漢帝子藏于海上第之終于忠齋



蔣宗海字子嚴揚州人乾隆壬申進士
官內閣中書工詩能篆刻善丹青著有畫
稿深于技藝之學年有七十始著刻印指
宋樂業書其板法宋本勢家珍所成楊氏
藏宋刻大戴記記印潤州蔣氏藏書
在藏書者以書計書上

新編顏子跋目錄

顏子篇目

瑞陽教峯後學洲村李純仁



卷之一

好學第一

卷之二

德行第二
為仁第三

卷之三

言志第四
不貳過第五

卷之四

賢樂第六

卷之五

知十第七
在厄第九
學顏第十一
師友第八
天年第十

顏子篇目終

人言顏子貧尚有負郭田五十畝簞瓢固以自樂諸子皆有書唯顏子以蚤世無傳勤哉純仁之用心也經史子傳萃而成書如一家言勤哉純仁之用心也純仁李姓蓋飽學

教峰李純仁示余刻本一策曰顏子余駭曰顏子有書耶君曰非顏自為書也集經傳中顏子言行以為書若補亡耳余嘗疑孔門高弟如曾子子夏其徒各以書行顏獨短命闕然故學者無所授受道固不以書之傳否為間斷也然三聖心學傳於孔子幽微而不可識者心也昭晰而猶可究者書也聖遠言湮昧於心者其洗於書乎容或難之曰孔顏之妙淵嘿鶻鳴視聽希微見牆在礫不可搏控喟然之歎皆參學要

切之語鑽仰不足以窮其高深也淺而為博約又從之亡由也能見帛變鬼從神順妙於元造單辭剩語涕唾風墮耳猶足存乎李不憚余笑解之曰君不讀易邪乾父也復子為父者也復之初元子又子子又父者也夫子贊易自黃帝堯舜文王之外語不他及復初爻獨及顏子豈細事哉復之一爻積而為萬有千之策乘除而衍之天地之成壞人物之終始日月之明滅萬事萬變之不可測者固在如愚坐忘中也書不

盡顏也吾非書又烏從而知顏哉乾大父也復小父也孔顏又天地父母之不能該備者也聞者皆茫然無以對純仁米山中值我修破屋作勞相對輒坐睡與之啜菰羹飯脫粟甚美因語之曰昔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而樂與我爾之樂同乎否邪先儒嘗欲窮其所樂嗚呼顏之樂果何事邪君之遊京師其從宿儒君子問之迨祐五年夏五高安江村姚雲書于六圓菴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倫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內十篇為曾子書又粹子思子所言為子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思子而顏子無書也蓋顏子雖孔門第一人然既不得年又不授徒故其言無所紀錄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說又謂語之而不惰由是觀之夫子平日與顏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

傳惜哉論語中顏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言而顏子答者二顏子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美追憶之辭爾河北文安李鵠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曾子子思子書二書刻而為顏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大傳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同其用意則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朴厚端謹固具可至顏子之資因書之言學顏之學必也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為之事有所不為

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自可馴至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者夫如是其於顏子也直可睎其人非但輯其書而已激將有侯馬臨川吳激序

新編顏子卷之一

顏子孔子弟子名回字子淵魯國人

十歲父顏路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

闕里而受學焉

好學篇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篇尹氏曰回之學默識心通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故曰不違如愚朱子曰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

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諸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沐浴濡料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解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浩然之聞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惑也楊廷秀時子曰私者顏子獨至之處也惟孔子則知之然則回之私亦孔子之私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論語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

還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後行不貳過也又曰

吾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還若

醉之味四出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又曰如顏子地

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

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張子曰謙於己者不使

過於再 朱子曰遷移也氣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

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此可謂真

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言今也則亡

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

得也 楊廷秀曰率性如顏子不幸而有短命之嘆

而後可以言命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 朱子曰仰餘高不可及鑽餘堅不可入在前

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

無方體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程子曰此

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

也 朱子曰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

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又曰博

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

文惟一便是約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

着力不得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

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朱子曰此顏子自言其學

之所至蓋悅之深而力之盡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又曰顏子乃生知之次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但

是未到證證程子曰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焉在後過

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又曰卓爾是聖人立

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又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

子而善學之者也 楊氏曰此顏子未達一間也

胡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

由其在此語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范氏曰顏子問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鳥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張子韶曰衆人以耳聽顏子以心聽以耳聽者語過則耳忘以心聽者語來則心受在孔子為語在顏子為身以身而入其語之中故見身而不見語也焉付情之云也 並論子罕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朱子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拳拳特說服膺著也膺臂也拳特而著之心臂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

及之名庸平常也拳、拳特說服膺著也膺臂也拳特而著之心臂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

列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夫觴深之淵矣淵名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無於浮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諼起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譚譚吾與若汝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文

外也實內也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未見道之內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數、學之則能以熟於水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諼操之也能入水者不學而起操舟視如平地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舍惡往而不暇黃帝篇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此而周無罷而民踴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無罷謂無位也曰無位則淺矣

史記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伯夷傳

楊子或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神在所潛而已矣問神篇請問退進曰惜

乎顏淵以退為進而不仕天下鮮儼焉君子篇

程子論顏子所好何學云聖人之門其徒三

千獨顏子稱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

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

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已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

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手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

矣所謂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考也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

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此篇言顏子所學、以至聖人之道惜其天年不永幾於化而未至於化也

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

賜之遠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為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烏乎何其難哉

張子韶曰聖人之於門弟子其心術之微雖靡不灼見然使其棲止一處聖人必有幾以動之欲其知所警勵也人之心術或於一塗甚明而於他塗尚塞者則以其棲止於一塗

頽然自足而不知運用之法也顏子之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其所學豈有棲止於一塗而已乎

楊廷秀曰道無止也道至於天豈不為極而曰天行健豈有居其極而為可止之說哉雖至於孔子猶未見其止而況去夫子一聞者乎又曰顏淵非學縱心也學不踰矩也時

又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

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過則不相受不相受而相傳是煮石以來其為粥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邪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孳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睹之彼非不受不睹也彼固無以受無

以睹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玩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乎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睹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睹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

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能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我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邪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不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

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能聽人也邪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

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邪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回也日居韶護鍾磬之側而非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遠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遠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詞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感者哀哀者感矣

感者未哀而哀者未感曰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

顏子卷之二

德行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先進

（家語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回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三德第九篇 衛將軍文子 衛卿名孫年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

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弟子行第二十二顏淵將西遊于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正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比親數近疎遠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

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賢居第十三篇 子夏

問於孔子曰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而

不能反反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 此其所以事吾

而弗貳也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

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治身六本第十五篇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

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冥之故觀游氣之原若

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

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

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為已不重為

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曰弗學而行弗

思而得小子勉之回問小人子曰毀人之善以為

辯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

小人也 回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以

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

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病急欲相勸令為人

義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

是以相愛而不能久親也 魯仲孫何忌問於顏

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

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

恕夫智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回謂子貢曰吾

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

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叔孫武叔

見於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回曰固

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

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第十八篇

孟武公孫丑曰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

淵善言德行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丑

為仁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論難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大也

不違仁只是无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楊

氏曰違者對休而言不違則必常依於仁矣 侯氏

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 尹氏曰此

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並焉內外賓主之辨蘇子瞻曰夫子默而察之閏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于仁是以知其終身非畔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並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又曰三月只是言大尔非謂三月後必違也薛蕙王氏曰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並焉者豈有三月輟一次違之

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為顏子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程子曰非禮處便

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後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體克勝也已謂身之

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

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

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禁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又曰已與禮對位克去已後必復於禮又曰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顏淵曰請問其目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

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

而直詰其條目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禁止雖是人心

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請事斯語

直以為己任也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

言惟顏子得聞之尹氏曰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